



作为齐鲁大地的一个小诸侯国，薛国名气不大，只有《左传》和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，但薛国延续的时间却非常长。西周、东周合起来八百年，西汉、东汉抱成团也只有四百余年，而薛国历经夏商周，“传六十四世，国祚九百九十年”（《滕县志·薛世家》）。如此“长寿”的小国，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凤毛麟角。

【刊前絮语】

有温度的青铜器

□徐静

以前逛博物馆爱看瓷器，从温润的光泽、灵动的线条中寻觅宋瓷“汝官哥钧定”的风韵，感叹时光为何没在这些器物上留下痕迹。而对于青铜器，繁复的花纹与厚重的器型，总让我心生敬畏而远之。

上周，“惟薛有序，于斯千年——古薛国历史文化展”在山东博物馆开幕，这是省博山东古国系列展览的开篇之作。作为古代山东地区存续时间最长、序列最为清晰的古国之一，薛国不但有“造车鼻祖”奚仲、贤相仲虺、“战国四公子”之一的孟尝君等著名历史人物，更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。有学者说山东是古国博物馆，的确，在全国各省市的古国、古城中，山东是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，这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灿烂的东夷文化密不可分，除了周王朝重要的诸侯国“齐”、“鲁”之外，还有薛国、纪国、莒国等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正因如此，人文齐鲁从本期推出“齐鲁古国系列”，带读者走进纷争战乱的古代齐鲁大地，了解这片故土曾经发生过的朝代兴替、文明更迭。熟悉了这段历史，您再去省博看展览，相信会留下更深的印象。真的，当我透过玻璃看到有薛侯铭文的青铜礼器、出土时盛有1300毫升透明液体（后被认定为酒）和饺子的铜缶、铜簠，以及带有东夷特色的鹿角铜鸟兽饰等文物时，那些厚重华丽的饕餮，那些斑驳拙朴的铜锈，不止具有“有虞秉钺，如火烈烈”的狞厉之美，更带有故土先人生存遗存的温度，它们就曾深埋在这片齐鲁大地啊！李泽厚说，用感伤态度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，这一刻，我不相信。

这期人文齐鲁，有讲述海昏侯刘贺在他的第一故乡——巨野县昌邑国修建未完工墓地——巨野金山崖墓的经过，这座大墓苦苦修建了12年，却因刘贺去当了27天的“短命”皇帝而戛然停工；有讲述位于台儿庄火车站的李宗仁史料馆的三件“镇馆之宝”——欧米茄金表、火狐标本和半身铜像的来历与意义；还有讲述上世纪在济南新市场、大观园撂地演出的山东快书于派名家“于小辩”的逸闻趣事，表演中在不影响打板和说唱的瞬间，吃口花生米呷一小口酒给自己“加油”……“行走齐鲁”的同时，也别忘了“阅读齐鲁”，这样走走看看，会不会更有滋味？！

【山东古国系列之一】

「长寿」的薛国：

□本报记者 张九龙

故城繁荣时 可与齐都临淄媲美

北方人说“好吃不过饺子”，您也许不会想到，迄今发现最早的水饺竟出土于山东。1978年，在山东滕州的薛国故城遗址中，一件食器青铜簠（fǔ）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。造型精美的容器内，盛放的是一盒因时代久远已经炭化的三角形食物，用竹签轻轻拨动时，里面露出了屑状馅，随后被专家认定是水饺。它比之前新疆吐鲁番唐代墓中出土的水饺“年长”了一千五百多岁，考古学者据此推测，饺子这种中国饮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美食，很可能最早源于古代东夷地区。

史上最早水饺的问世，使人们对古老的薛国刮目相看。薛国历经夏商周三代，直至战国中期被齐所灭，成为孟尝君的领地，前后延续1500年以上，传承六十四世，是目前可考的古代山东地区存续时间最长、序列最为清晰的东方古国。古人说“小国无纪，世次不尽知也”，薪火相传对一个小国来说着实不易，“惟薛有序，于斯千年”，此言非虚。

薛国故城位于滕州官桥镇、张汪镇，1988年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座方圆不过十平方公里的城池分为内城、外城，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好的东周古代城池。别看现在断壁残垣不起眼，此城当时规模宏大，《史记》称其“盖六万余家”，而当时最大的霸主国——齐国都城临淄也不过七万家。出土水饺的前掌大遗址坐落在古城一公里外，是薛国的贵族基地，已累计清理墓葬百余座，出土文物两万余件，薛国的繁盛可见一斑。

最近山东博物馆推出的专题特展——古薛国历史文化展，首次将大量珍藏的薛国文物展示给公众，让大家对这个古国有了更直观的认识。此次展览展出的文物，既包括带有薛侯铭文的青铜礼器，也有制作精美的玉石器；既

有出土时盛有酒和饺子的青铜缶（yǒu）、青铜簠，也有带有东夷特色的鹿角铜鸟兽饰、螺旋纹双鸟圆形玉佩。展览中，一字排开的薛国列鼎极具视觉冲击力，文献中说“天子九鼎，诸侯七，大夫五，元士三也”，薛国遗址出土的七个列鼎和一个陪鼎器形完整，是研究列鼎制度难得的实物资料。

车祖奚仲、贤相仲虺 左右夏商国运

一个小国何以在王朝更迭中延续繁华，又何以在大国夹缝中闪转腾挪，翻检史书，转折期几个重要人物的出现似乎能给出答案。薛国的始祖是奚仲，夏初封于薛地。奚仲，任姓，是黄帝曾孙帝喾的后代。任姓是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，薛国是正统的任姓古国，又是高官的封地，在讲究血统的夏代，薛国可谓“根正苗红”，兴盛也就成为自然。

奚仲为人所熟知，更多是源自“奚仲造车”的典故。四千多年前，奚仲改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，这种车模样比较原始，从甲骨文的“车”字可以看出，车由轮、轴、舆、轤等部件组成，是种单辕车，通常由两匹马驾驶。虽然简陋，但已是足以颠覆人们生活方式的发明了。由于他精通造车技术，又了解夏王朝的车服制度，奚仲被大禹任命为“车正”，负责督造车辆并完善相关礼制，被后人尊为“舟车之祖”。

数百年后，在夏商之交的历史关头，仲虺（hǔ）的抉择再度改变了他和薛国的命运。仲虺，奚仲的第十二世孙，二十四岁就继承了薛国国君之位。年轻有为的他，带领薛地民众发展生产，很快薛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、实力强大的诸侯国。而此时的夏王朝在暴君夏桀的统治下，已是民不聊生、众叛亲离。

这时，仲虺审时度势，应商汤之邀加入灭夏的行列中。商汤非常欣赏他的才华，任命仲虺为左相，伊尹为右相，在二人辅佐下，商汤完成了兴商灭夏的大业。商汤把夏桀打垮之后，夏桀逃到了一个叫南巢的偏远地方。虽然得了天下，商汤却感到不安和愧疚，他担心后世之人会指责他流放天子，谋朝篡位。于是，仲虺写了一篇文章，论证商汤灭夏的合理性，并描述了一套普遍性的政治原则。这篇文章解开了商汤自责自扰的心结，也论证了以商代夏的合理性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篇“仲虺之诰”堪称舆论引导与公关策划的范文。“德日新，万邦惟怀；

志自满，九族乃离”，“仲虺之诰”也为后世论证政权更替定下了“有德者居之”的基调。

孟尝君治薛 留下礼贤美名

商汤定国之后，继续讨伐夏桀的残余势力，消灭了部分诸侯国，而薛国因为是贤相仲虺的封地，地位反而得到了加强和巩固，得以延续辉煌。到商朝末年，国君任成将薛国迁到了挚，也就是今河南汝南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西伯侯季历娶了任成的女儿太任为妻，后来两人生下了儿子姬昌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。从此薛和周就成了姻亲关系，周灭商后，周武王封其太公任成的后裔任畛为薛侯，复国于薛，薛国又继续在周朝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战国初，齐国灭薛，齐威王少子田婴封于薛。田婴去世后，其子田文袭封爵位，仍居薛，田文就是“战国四公子”之一的孟尝君。孟尝君在薛地勤勉为政，扩建了外城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薛国故城的规模。

孟尝君在薛最大的功绩就是“倾天下之士”。鸡鸣狗盗、毛遂自荐、脱颖而出……这些妇孺皆知的成语皆出自孟尝君治薛期间，薛地也成为当时重要的人才中心。如今，薛国故城仍随处可见孟尝君礼贤下士的印记：城内西北隅曾建有“纳贤馆”，城北门外官道旁迎仙村前曾立有“孟尝君养士处”的碑碣，狄坡村北侧则是“冯谖焚券之处”……两千多年过去了，薛国故城内东北隅的孟尝君田文墓、靖郭君田婴墓、毛遂墓等不时有游客前往凭吊，孟尝君礼贤下士的佳话仍在代代流传。

表面来看，薛国的运气真是不错，同时坐拥尊贵和富有，而且在每个生死存亡的转折点总能绝处逢生，屈伸有度。其实，薛国传承有序、人才辈出并非偶然，而是根植在骨子里的政治文化先进“基因”在发挥作用。从史料里凤毛麟角的记录中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薛国在内政外交上确有超群之处，恐怕这才是其得以凭区区小国，长期立足于鲁南，侧身于大国是非非的根本原因。

更为传奇的是，薛国故城遗址所在地除地上现有的战国城、地下的西周早期城，还有商代城和龙山城，可见几千年来，古人均相中了这块宜居宜业的“风水宝地”。这块土地究竟有何魅力？地下世界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？古老的薛国渐去渐远，可留给我们的谜题却越来越多，这也正是古国的魅力所在。

